河西集 七

廿八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目錄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

家狀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姓金氏慶尙道蔚州人金氏本新羅之裔初有王子食邑于蔚州遂爲州姓最後有封鶴城府院君者曰德摯十七代孫穩當我 太祖回軍之日爲給料官後爲刑曹都官正郎以公直見忤官止密陽府使是於先生爲玄祖妣驪興閔氏乃元敬王后從姊妹高祖諱達源忠佐衛中領司正妣令人李氏曾祖諱義剛司醞署直長同正妣南陽洪氏祖諱允從仕郎金溝訓導妣稷山金氏考諱齡差

授 義陵參奉不仕娶玉川郡趙氏則其配德孝弟有孚詳見先生所製先誌及宋公純所撰墓表生先生於正德五年七月十九日申時形容端正氣宇宏濬其在襁褓或疾恙父母飼之藥則雖苦必吞僮僕背負而行若由不欲往之地必怒而呱焉自外而返亦須指從去路不由他徑見牛馬當前未嘗側步避之必使逐而去之然後行雖在急遽中必須納屨而出葢在三四歲時已然年五歲參奉公口授周興嗣千字文先生瞠視而不答公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戶不振矣俄見其以唾津指畫窗壁間歷歷皆千字文中字也公始

奇之自後愛書冊手不釋而目不離亦未嘗擧聲而讀或且竟日忘食焉每以匙筯寫盤盂中字體已能纖悉平時未嘗輕易言語人或誘之使言則曰言語不可不重雖飢寒之至亦不敢發諸口傍人觀其氣色爲之保養當美味奇翫無所介於心嘗手持生蔥自外皮次次劈破至其心而後已公以爲雜戲而呵之先生對曰欲觀其所以生之體是歲能屬聯句有曰宇宙洪荒大人居翌年春客至曰童子將六歲矣盍作小詩因指天而爲題先生乃請韻以呼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幬中間容萬物杞

人何爲恐頹連人皆驚嘆丁丑歲趙相國元紀之觀察湖南也先生甫八歲致見而異之提携撫愛常置膝上相國占聯曰信宿完山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聲曰滯留豐沛饗梅亭之月光相國又曰兒郎詩筆杜白王右輩先生對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羣又有五百年之期己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句驚人相國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爲題使一道儒士製之又欲試其氣量令官妓抱往敎坊管絃轟騰服飾眩轉略不動容章甫諸生環立贊歎有如奔雷而神

色自若相國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其從汝所欲言之先生卽援筆以書曰庸童欲受陳玄管城子相國尤爲歎服自是已顯名膾炙人口及長爲學未嘗汲汲於擧子業務窮聖賢之學又未嘗苟異於人人亦未見其有異也而其志之確然者則終無所移易焉嘉靖十年擢進士十九年登丙科第四名分院承文二十年夏四月賜暇讀書堂冬十月授弘文館正字兼春秋館記事官二十一年秋七月改著作二年夏四月轉博士兼 世子侍講院說書六月甲午陞副修撰十二月己丑啓二親年俱七十願乞終養以

務功郎出補玉果縣監帶館職如舊其在玉堂以己
卯年間大司憲趙光祖等忠正被禍久未得雪先生
力言於 上雖未蒙卽施士論多之其宰縣爲政未
嘗有所作爲順民之情而已民親之二十三年十一
月庚戌 中宗大王升遐四年夏四月 天使行人
張承憲之來吊國恤也先生以製述官赴召時 嗣
王新卽位朝廷方想望太平裒聚一國之士咸欲留
先生補闕經幄而以親病亟還是年七月辛酉朔
仁廟又賓天先生以 二聖連歲殂落國家多難身
在外縣末由報效失聲號慟不能自勝因發心恙幾

危而艱保遂謝病免先生時年三十六矣二十六年
春授成均館典籍辭以疾秋拜工曹正郎承命就道
疾作而還八年夏及秋以典籍召皆以親病未卽拜
命冬十月己酉丁外艱喪未除三十年六月辛亥朔
丁內艱三十二年旣免喪秋八月復徵以弘文館校
理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又上箋辭
疾九月有敎諭以事君大義促令就職先生乃極陳
疾病艱苦之狀以辭三年秋九月拜成均館直講有
旨縷縷申以辭疾不來予甚缺然之意且命本道觀
察使題給食物又上謝箋力辭以疾冬十月得安心

調理從徐拜命之旨九年正月戊辰蹔覺氣候異常進以藥物詔家人來日爲上元敬備牲酒可令子女行奠于祠宇己巳夙興整冠危坐以俟祭祀之頃因謝言語翌日庚午疾旣革奄然而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有一是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縣西大麥洞里願堂洞先塋之側面南之原返魂于正寢從其志也先生之學明於爲己爲人之間崇道德仁義之本陋記誦詞章之習知公私理欲之所以分間不容髮而常念毫釐之差則爲千里之謬該博經傳之旨反約吾心之中以求正焉謂小學爲學者立身之本令始

學者無不由之而欲其終身固守故其教二子至於
十年之久不敢授以他書人或勸其教以科擧之文
則曰人所以爲人者不在彼而在此能於小學中眞
切用功則雖下品之材猶不失於令名況其科第之
資亦豈外此而他求也哉平生用功專在大學少時
正襟端坐而讀之者至於千遍而不已常謂一部之
書而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效本末詳具條理
分明學者舍此無足以定其規模本之以章句參之
以或問究之於講義凡可以解釋其旨意者無所不
用其極而一以敬爲主且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

成終而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常若對越則涵養本源開發聰明在此一字至於論語之根本孟子之發越中庸之微妙無不以子朱子爲師法而講明之於詩究性情邪正之分盡優游涵泳之趣於書審危微精一之際致政事治亂之實尤邃於易常先熟讀正文而參互考證於程朱之傳益以本義爲得文王之舊而玩之其於進退去就之間亦且觀其象變而占決焉不敢區區於吐釋訓詁之末以爲他日對有司之具嘗讀禮記周禮病其支離而猶患其未備欲購得儀禮經於赴京之行而未及焉以近思錄爲四子之

階梯入道之門戶篤好而深悅之諸子百家之書雖無所不見而若無關於道不涉於理亦無所著意而經心焉嘗曰少時常誦楚辭及李白杜甫之作樂其有三百篇遺意以爲游藝之資其次昌黎集也黃蘇諸作則力不暇焉其製詩文也平易疏暢明白簡切決不爲艱深詭異之狀宏衍富麗之態要悅於人之耳目而其韻意鋪敘音響節奏溫粹和平灑落玲瓏有非可以學而至之也其出入場屋也未嘗挾一卷書雖論策之繁文者必字字楷正不敢雜以亂草也書册在案無不嚴正修勑或借於人雖甚毀汙卽須

補寫其殘缺使之不爲棄物見圖書之掛壁者雖煙熏蟲蝕亦須正立拱手而就觀不敢坐而睨視卷帙脫落文字親舊往來書札雖隻字半行必收拾而珍襲之非獨爲後日考閱之用實不欲褻辱慢忽之歸也凡看簡編之關於世敎益於後學者則必思所以與衆共之傳於久遠會在玉果縣友人柳君希春以諫官罷歸海南道經是縣責示朱文公編次孝經刊誤一帙得之便欣然親自摹寫跋其端而廣其義購得鑱工之良者以鋟于梓令初學者莫不由是而入焉謂治化之本不外此也又嘗於朱子大全中得大

學講義止論誠意章以上者以其脉絡透徹義理粹
白進講經筵尤足以感發人主之意表而出之手寫
一通將以貽後會元監司混見而嘉之用刊于全州
府若夫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筭數律呂尺度禮
樂名物爵祿品級郡國沿革古今歷年宮室衣服之
制亦無不通暢曉達窮推而究極之所絶不爲者博
弈梟盧之戲已以其荒亡廢事無益而有損者莫此
若也常恨射者君子之爭也琴者禁人於邪也心所
願學而少時壓於尊長未能也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於衣服飲食無所擇有人所難堪者而處之泰然至

於祠宇之美祭享之腆必罄其誠朔望之參時物之
薦終始無間嘗受先教參奉公每語先生曰吾欲作正寢之室以爲祭祀之所竊不能自辦居常悲恨望汝營立以奉祭祀及其歿孰先生手不暇及他事益丁寧以此爲言因泣下嗚咽者亟矣因攷古制正寢之圖營作宮室先立祠堂于正
寢之東丹雘既畢次搆寢堂門窻牖戶房堂室序各
得其所廐庫庖廚之制燕室廳事之位無一不合於
古人或以古今異宜中國偏方亦殊其制而譏之猶
有所不動營斵多時屢至空匱亦無悔惜燕室既成
可以避阨陋而遷就以神主尚未定位於新祠不敢
先自從便也始先生連値內外之喪遠近咸以爲憂

謂先生孝心純至哀毀之極性命難保先生能盡其情禮以終其孝人皆幸之斂殯葬祭之間不避世俗所忌躬自省臨無一餘憾既成服祭服袪袵及經帶有未合古規者先生患鄉布之狹連幅使廣然後如制裁斷改其袪袵差大其經帶然後安焉祥練禫吉冠服以禮而不敢苟也居廬六年病不離身而時節之果香膩之菜猶不接於口雖盛暑未嘗揮翣平時亦然亦不敢步出戶外擇就便處以碑表誌銘非獨禮文之不可闕者謂尊親之心宜無所不至而後世子孫亦庶乎有所考而思念先祖者爲在於此觸冒風雨

遠涉湖海運致石材極做精緻雖財殫力竭不以爲瘁叔父耋參奉公異母弟也歿於癘疫人皆避之先生時在哀疚中獨排衆議親奉斂襲無不合禮有盧氏姊不見答於夫壻坎坷無賴先生力疾往返感念傷懷終世不怠　先王忌辰列記成案雖在私家必以素食而至　孝陵禮陟之日竟夕愀然若無所依薄嘗有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如絃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昏衰鬢齒泯泯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羡周王妃生離歌卷耳其精誠眷戀

藏於中而發於外者無非斷斷不貳之心每見前代治亂興亡之事莫不由奸宄弄權忠良受害扼腕痛切不啻身親歷之丁未春李至男學楚辭於先生未終篇乃吟一絶云蘭猗玉栗稱家庭竹外窮簷講楚經馳騁不須風雅末周詩三百儘和平因悲憤不自勝未得卒業翌年夏子瀓受宋史至岳飛傳便痛飲下筆曰楚騷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亡郡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乃廢講其滿腔忠義有不能自掩者如此新齋崔先生山斗慕齋金先生安國於先生有導迪之功皆先先生歿先生爲之服而

記其日以致齋焉以新平宋先生純爲少時受業之師往來問訊亦不少懈平居無親疎貴賤皆以和顔接之人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或評朝政得失守令賢否人物長短則非徒不敢和而答之不悅之色或見於外言者愧而自退有來學之士無少長皆受業焉但其施教之方必有程規不許其務博故急於功利者不能持久或時撤去門人能悅其道而亹亹心服者亦多其人先生每有意會則講論不倦或至達曙亦未嘗以賢知先人其言常若有不足者然見其入於差誤則必諄諄誘引以歸於正人饋之酒則未

嘗問其美惡飮必至醉醉後哦詩頗以自娛或問酒有何好嗜之若此曰某亦不知但得酒旣醉横衾大卧嗚嗚而樂如此時節難與外人言也客之來拜者無不求詩若非疾病齋戒輒揮灑與之雖庸衆人不聞有曲辭以拒之也嘗夜趙希文梁子澂戱折梅枝揷小瓶中侍先生飮其下子澂曰先生於一草一木無不窮格而吟詠之無乃玩物耶希文曰爾非知先生者卽口占曰玩物非天性銜盃只寄懷先生曰趙郎知我乎因繼吟曰梅花燈下飮如醉又如俳其非眞麴蘗之托昏冥之逃而馴致喪志者矣事之末安

於心者雖小不敢處嘗意屋之衡椽爲僭禮而營立
廳事之時病不能監視者數月矣工師已爲衡椽之
制塗墍茨既畢勢不可改而先生常懷欿然南彦紀
以爲古人臨死尚易簀況於平日乎撤之可也於是
命工將役之子瀓後至悶衡椽爲僭之源攷諸經傳
而無據得不撤大抵先生之孝於親也至忠於君也
盡處閨門也和懷同氣也篤尊師友也信行已以約
接人以恭求之古人亦難其儔蓋以清明之質加以
篤實之學本源渾厚充積深廣猶以爲未至方蘊爲
德行內而不出故人不敢測其涯涘其知者以爲虛

懷放酒工於詩而已不知者以爲迂愚疎闊拙於謀
者也然其日章之實自有所不可掩者間有知德之
君子亦或褒崇而推奬之知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
嗚呼使先生生於中朝文獻之地則其所以發明斯
道之源委者豈偶然哉而濂洛關閩之學庶幾極其
歸趣而益有所揮霍者矣先生筆法端正嚴密於眞
草各臻其妙實未嘗致其功而有自得之趣外敷潤
而內遒勁盖與其德之外順而內健者相符世之所
以用力而能工者亦有所讓焉而篆隷古字之體尤
人所難能者也先生娶驪與尹氏通訓大夫鎭安縣

監任衡之女狀元達莘之孫生二男從龍從虎溫厚端重勤謹誠信其執喪也哀敬備至一遵禮制能有得於家庭之訓觀感之間者肰也女四長適趙希文今慶尚道都事次適梁子澂而夭次適柳景濂次在室而夭先生事實自降生之年以至十年參奉公錄之詳矣十六歲乙酉至四十歲己酉先生之手記存焉十一歲至十五歲則有不可攷者而庚戌歲以後則先生自以二親違養常忽忽不樂無復事於課日點綴蓋有絕筆之意矣其德業之盛文章之妙日以益新然皆散出而不見其全惜哉小子子澂受知門

下旣厚且親薰炙於謦欬之間者葢有年矣所以詳其本末始終之如何而乃敢敍次姓系官閥志行道德出處事業之梗槩而若其精微之奧節尚之高初非淺識所及而亦不可容易名言自有觀者詳之矣嗚呼其可誣哉同志之士亦幸恕其狂妄刪其繁而補其略則庶先生之道有所不泯也　皇明嘉靖四十年至月望後日門人濟州梁子澂謹狀

門人鄭松江澈奇錦江孝諫懼先生之道德操行久而泯晦議所以撰成行狀僉議咸推於子澂曰君早入先生之甥館身親見其動作規矩且薰炙於道德光輝旣厚且久則惟君据摭揄揚以眎來後不亦宜乎子澂不獲辭乃撰次如右

行狀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自號河西蔚州人金氏之源盖出新羅其顯自鶴城府院君德摯始曾祖諱義剛司醞署直長同正妣南陽洪氏祖諱九從仕郎金溝訓導妣孺人金氏繼朴氏金氏考諱齡　義陵參奉妣孺人趙氏參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夫人配德無違先生其嫡子也生而端正風神秀朗迥異常兒及期疾病父母飼以藥雖苦必呑數歲行必整履不由側徑寡言沈默惟以書冊翰墨爲事雖奇玩之物飢寒之至初不介諸心也人己異之嘗手劈葱皮次

第必盡乃已參奉公訊其故先生敬應曰欲觀生物之理未幾文詞日就氣像滚遠監司趙公元紀聞名招邀稱以儷語先生對益奇是日聲樂轇葛又超然若無睹者趙公乃以長城神童天下文章試諸生名遂大振九歲服齋奇公遵南歸見之曰子眞其人後當爲　世子之臣蓋以當時　仁廟聖德夙著故云嘉靖辛卯中司馬聞遊大學時經黨禍未久士習渝薄先生獨與退溪李先生相得往還講劘不舍庚子登丙科隷承文院旋賜暇讀書拜弘文館正字陞著作癸卯以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世子素聞先生名

於是同德契合恩遇甚至或臨直廬問難從容而罷且賜朱子大全一帙諸寮名公莫敢望焉陞副修撰會 東宮失火先生慨然上劄陳修省之道畧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盖必親賢才可以尊輔翼而攝教化必正士習可以明彜倫而厚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士林無不愍其寃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忠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又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反躬以察之

隨事以驗之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操存滚惟致究之原痛自刻責惟日惕厲格其動天之誠盡其接物之心要使本原澄瀞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振已解之紀綱敎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矣辭意剴切盖 中廟自此益知靜庵諸賢之寃頗示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先生有力焉冬陳乞養老得玉果縣監爲政務順民情一境便之乙巳 詔使張承憲至以製述官召時 仁廟新卽位中外想望太平咸欲留先生補拾袞闕乃辭以親癠七月 上

賓天先生在縣猝聞 國訃悲痛幾絕仍遘疾解歸
久之除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郞皆不就己酉丁參奉
公憂先生哭泣哀毁殯斂葬祭克盡情禮至於衰服
衽經必使屬幅加分一如古制辛亥母夫人繼卒居
廬六歲未嘗有戶外迹服闋復以校理召卽上箋辭
疾有曰論恩失職曾汗背於經筵輔養迷方重靦面
於講院恩彌隆於海岳報未效於涓埃哭劎華之未
幾失怙恃而無及攀號隕絕頓無望於生全疾病支
離幸僅免於死滅 明廟諭以君臣大義促令就職
先生亦極陳危苦難進之狀甲寅除直講仍賜食物

並辭至庚申春忽示憊屬當上元命家人具牲酒薦于家廟整冠危坐事訖又使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考終于長城麥洞里之舍壽五十有一寔正月十六日也 上驚悼特命致賻先生旣秉其天賦之美清明温粹胷次灑落超乎事物之表皭然而不滓人固識其爲清池芙蓉而至其立志素高加以窮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幾微益著養以守死善道知命敦仁之趣涵泳乎道義發揮乎節操譬如窮冬大雪天地閉塞昂然爲獨青之松柏則鮮有知其所蘊者也初奇公遵擬發先生約俱至漢師而不果遺以內賜筆

先生心知其賢買而識之逮慕齋金文敬公按察湖南一見便以少友號之又曰眞是三代上人物先生就受小學講問不懈其大本已立矣及後傳授諸子殆已十年不欲遽易以他書平生精力專在大學凡然端坐而讀之幾過千遍然於其旨反復紬繹不得不措嘗語學者曰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不紊舍此無以進道矣又曰不讀大學欲看諸經猶不築基本而先作室屋只好一時之觀美也又曰讀此書無疑者未必實然苟字字研窮句句思量章句未透參以或問久將見冰釋之効矣既而於語孟詩易用功

深至而又曰得力莫如語孟此晦翁端的語也篤好
太極圖西銘以謂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總
之不可偏廢玩索不已間讀家禮闕文疑義輒加修
正亦皆精當至其自持則必以敬爲一心之主宰曰
用動靜之間辭氣安重視聽端直表裏如一無少間
斷而所以審察情意裁處事物者又輒揆之於義嚴
於古今善利之辨尤謹於理欲公私之分精微的當
靡不體究然猶不敢以此爲得其詩曰身心內外敬
兼該事理知行義總裁立本切須常戒懼研幾何有
費安排其言有物而行有常者亦略可驗也其教學

者皆有規程自天命太極之妙以至人倫孝弟之實性情中和言行忠信本末具備而亦必使之專主於小大學諄諄勸戒終始不倦或謂當務篤行而略於知者先生曰知之不明行之必窒或謂當務直內而遺乎外者先生曰外不整齊則內必怠慢又有欲求喜怒哀樂於未發之前者先生曰此已經先儒所斥不如持敬涵養察之於動以致相須之功又有謂儒釋上達處同者先生曰老佛之教本無天理至於朋友講習益加規正徐花潭敬德有觀易吟曰書不盡言言外意仲尼非獨絕韋編先生憂其啓後學頓悟

捷徑之弊步其韻以證之李一齋恒嘗遺奇高峯大
升書以謂太極陰陽是一物盧穌齋守愼亦主羅整
庵之說以謂人心道心是體用先生乃曰人心道心
是全就動處言太極陰陽旣有道器之分則恐不可
謂一物及退溪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
峯滚疑之每就先生質問肯綮得蒙印證然後沛然
自信先生纔歿而高峯乃克貽書往復多用其說盖
其平生議論不惑新奇不事辨勝而要之歸趣理明
義精平易的確無不折衷於晦庵焉然猶不敢以知
道自居其言常若有不足者問以詩贈門人曰天地

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潛心勿向他歧惑慰
此摧頹一病身其篤信聖賢不安於小成又可知矣
先生少有經世之志其釋褐政當安老伏辜之後金
文敬李文元諸先生亦稍稍彙征似有陽復之會而
顧以時事更變姻戚二家爭權分門將貽國家無窮
之患先生獨嘗濬念而明知之遂以親年益高懇求
鄉邑而去及以待　詔使入朝則邪正交疑禍機甚
急尤無致力之地又乃默然徑歸盖不待終日也未
幾遭　仁廟之喪先生遂自大傷　二聖繼陟王室
艱虞而適滯炎徼終未報恩遇之萬一而以並伸其

志業及其或者具告以變故曲折於是驚號涕泣沈
痛羸頓杜門引疾屛棄人間事不欲復爲仕進之計
每於夏秋交節廢書止客悒悒不樂逮値 行香之
辰卽入家南卯山中痛哭竟夕而返若無所依薄焉
嘗作有所思篇弔申生辭誠愛惻怛辭氣激烈所謂
尤憤懣而極悲哀者使人讀之不覺髮竪而心裂然
竟莫測其何意也及其看書見前古治亂成敗之故
率多奸人慫慂媒孼交作卒使君父而嬰大禍扼腕
慷慨不啻躬親當之其剛大之氣忠義之發直欲以
一身任萬世綱常之責者凜凜乎不可犯頗喜飮酒

繼有吟詠以寄其趣嘗授門人梁子澂楚辭因悲憤不自勝及讀宋史岳飛傳便引大白痛飲題一絶曰楚騷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亾都繫我自然相感讀悲吟仍廢卷飲泣歔欷久之其亦不能自掩矣然而雅性沈靜爲學務自韜晦阨窮而不憂每酒適豪氣始發感動旁人但又不至於亂耳以故雖在兇邪秉國之時　先朝經幄盡歸芟薙而汔不敢有所加至於朝廷間採公議登薦林野之士自退溪南冥二公莫不被其縶維而亦得泯然無與然則先生之於陶靖節所以觴來爲盡不失顯默者眞

可謂曠世神交也居家篤於恩義事親奉祭務竭其誠叔父耋歿於毒癘先生方罹巨創手自斂襲無所憚待妻孥和順濟以嚴正閨門之內斬斬若朝廷焉致隆君師如値國忌雖在私室設素食唯謹事慕齋甚加敬禮及喪爲製巾經以哭之其於少時質業者亦然平居嘿坐終日儼若對越左右圖書几案必整唯不近異端非聖之書待人謙恭未嘗有疾言遽色或講論到意會處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有未究必扣諸人暇日和暖輒携五六冠童逍遥於竹林之傍蓮塘之上嘯詠而歸顧謂從者曰爲學亦必時時體

詠浴沂庭翠底意思方能少進爾其被引接者穆然如在春風和氣中無不注心尊慕之雖介冑方外之徒亦多觀感至或論及朝政得失守令賢否則必正容不言俾自愧謝其少不安於義者尤不敢須叓處焉嘗以參奉公治命營立家舍悉用古寢堂之制燕室已成猶以未奉神板久不入居落成之日人有言工師所用衡椽近於僭者先生瞿然議所以改之無所顧恤先生詩賦根於國風參以楚騷青蓮凡有所感一發之於辭清而不激貞而不迫樂而有從容和毅之風憂而必尤懇切感之旨皆所以理性情繹道

義寓幽憤其不出於正者寡矣 仁廟在東宮嘗賜
手畫墨竹一幅先生以詩詠之至今傳爲盛事蓋先
生旣以一團天地摸寫聖德而 仁廟之必以是賜
先生者豈亦有意否耶此可與知者道也文亦疏暢
典雅稱其爲仁義人之言有散帙遺稿十餘卷所著
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尼于火至於天文地理醫
藥卜筮算數律曆無不通曉筆法端正嚴密眞草篆
隷各臻其妙多行于世云先生娶驪興尹氏縣監任
衡之女生二男四女男曰從龍次曰從虎有賢行女
適趙希文次適梁子澂次適柳景濂次在室而夭從

龍等以其年三月癸酉葬于縣西願堂山先塋面南之原其後三十年爲萬曆庚寅門人諸生創建書院於岐山之下以俎豆先生又其後七十三年爲崇禎壬寅今 上賜額曰筆巖戊申因筵臣續列先生道德風節於朝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 世子左賓客己酉又賜謚曰文靖盖海東自殷師化遯聖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際治教隆盛羣賢輩出莫不以洛閩爲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尙多聽瑩者而先生能自獨見大意不失其正出處之義愈鬱自勝國之末以迄 本朝宗儒名賢往往致身於危亂之邦

周旋委虵志欲扶社稷救士林身且不免而先生能
自知微守義遯世而無悶獨立而不懼由此觀之其
邃學高識知要反約固已造乎明正精密之域則斯
可驗晩歳功深而淸風大節治進亂退剛不折而柔
不辱尤足以增道義彝倫之重誠所謂海東無比者
矣然則先生之道始雖以運値險艱不復少行於當
時卒之遺馥餘韻能使頑夫廉而懦夫立庶幾被諸
天下後世無有刓獘夫非君子之周于德者其能若
此也耶嗚呼盛哉先生旣歿梁公子瀓與二三同志
撰成行實以壽諸梓所爲尊美者甚至今先生曾孫

亨祉以其紀述不簡事蹟頗漏乃越千里而至請改其藁以爲將來顯刻之資世采屢以固陋辭而屬之益勤辭敢不揆竊推退溪栗谷二先生所嘗稱賞闡發之意檃栝增益以復之後之君子其尚有所考信于斯焉 崇禎壬子十月日潘南朴世采謹狀

神道碑銘 幷序　　後學宋時烈撰

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或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祐我東鍾生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盖出新羅金溥王鶴城府院君德摯其別子也以至于 本朝直長義剛

訓導丸參奉齡寔先生曾祖祖與考也妣玉川趙氏
參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生而形貌端正
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
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劈菜皮必盡其心乃已
曰欲見生理之本末九歲奇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
當爲我 世子之臣盖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
其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
會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深邃矣嘉靖
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
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

麗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隷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
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
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且特賜書冊又爲墨竹以寓徽意先生作詩以謝其
印本爲世所寶爲副修撰因東宮火變上劄曰自古
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蓋必親賢才
可以專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正
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無不愍其寃枉然而
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
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

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
虛心靜慮潛惟致灾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
察要使本原澄澈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僞以雜之則
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習可以
振已解之紀綱敎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
矣辭意剴切自此 中廟益知靜菴諸賢之寃頗示
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卒至 仁廟初服快下伸
雪之命先生蓋發其機焉乞養得至果縣監務循民
情一境賴之明年乙巳 詔使張承憲至召爲製述
官時 仁廟初卽位時議咸欲留先生以輔新化而

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癠而歸七月 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計驚痛幾絕而蘇因以疾解縣任歸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連丁内外喪克盡情文至於衰服之制一遵禮經喪除以校理召又上箋辭 明廟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進之狀並辭食物之賜庚申春忽感疾屬當上元命家人具時食薦于家廟事訖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以翌日庚午壽五十一而歿計聞 上驚悼特致賻儀先生清明溫粹胷次灑落人以爲淸水芙蓉至其立志爲學也積之以窮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則其造詣之

深人不能有所測知者矣盖先生初從金慕齋受小
學書用功最深至於大學則兀然端坐而讀之至於
千餘遍反復紬繹不得不措自後雖以授門人弟子
未嘗以易此也嘗曰大學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
不紊捨此無以進道矣不讀是書而欲看他經猶不
築基址而先作室屋又曰讀此書無疑者未必有實
得苟字字研窮句句思量則必有未透處如於章句
未透參以或問或問未透參以諸家之說久久必見
冰釋之效矣其於語孟詩易章思實踐而曰得力莫
如語孟又嘗謂太極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

不可偏廢常玩索不已至其持守則必以敬爲一心
主宰日用之間儼然肅然辭氣安定視聽端直表裏
無間動靜如一情意之發獨先照於幾微事物之應
必揆度於義理善利公私之分益致其謹自其性命
陰陽之妙以至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身本末備具
卓然乎大中至正之規矣故有言學當專務篤行者
則曰知有不明行必窒礙有言學當專治其內者則
曰外不整齊內必怠慢又嘗曰學莫如知行並進內
外交修至其證訂諸說之未安者毫釐必辨於花潭
則慮其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

混爲一物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溪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峯奇先生滚疑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凝滯遂以論辨於李先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復書者是也盖先生於道理洞然無疑叩之斯應若取諸袖中而與之而無不曲當故雖以退溪之精密亦屢捨己見而從之文元公金先生以先生說考證禮書者多有焉先生論議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繳繞平正明白使人易知顚撲不破然未嘗以知道自居常若有不足者嘗有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先生識趣

大槩此可見矣先生少有經濟志當安老伏法之後金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稍進用而先生獨見幾微卽有斂退志及 仁廟賓天驚號殞絶如不欲生杜門自廢屛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每値七月一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盖當時不敢開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嘗作有所思弔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讀之者自然髮竪而膽裂然竟莫測其旨意之所在也歷覽古今至奸臣媒孽使君父嬰其禍者必扼腕慷慨不翅躬親當之者盖以一心而函三才

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可誣者矣其家政必以正倫理篤恩義爲主閨門之內和順雍睦而濟以嚴整入其家者如入治朝焉飮酒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令人莊以和暇日必携冠童逍遙徜徉顧謂諸生曰學者時時體認沂水庭翠氣像然後方能少進爾後學之被其引接者如襲春風而覩慶雲也其述作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李杜凡有感觸一於詩發之淸而不激切而不迫樂而不至於淫憂而不至於傷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其疏章通暢典雅必以理勝眞仁義之言也文集若干

編行于世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諸作逸而不傳
惜哉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
筆法勁健絕無姸媚態所謂德性相關者然也配尹
氏縣監任衡女二男從龍從虎三女壻趙希文梁子
澂柳景濂也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察訪男南
重其子亨亨福亨祿亨祐亨祉二女壻李奎明奇震發
也亨福男昌夏泰夏亨祐男器夏亨祉男鳴夏大夏
其出後亨祿者仲男也昌夏生翼瑞斗瑞時瑞泰夏
生天瑞地瑞元瑞鳴夏生致瑞李壻男逸之實之蕊
之客之信之奇壻男挺然挺之挺漢內外曾玄摠若

干人以文行相尚其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治西願
堂山先塋向陽之原門人創書院以享之崇禎壬寅
顯宗大王賜額曰筆巖復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
學諡文靖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嗚呼 聖
朝崇報之典至是而無遺憾矣盖海東自殷師世遠
聖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世治教隆盛莫不以洛閩
爲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生自
能獨見大意學問思辨直尋正脉 本朝宗儒名賢
往往致身於蔑貞之際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
林身且不免而先生自能知微知彰遯世無悶以没

其世由是觀之其明知達識超乎事物紛糾之表而淩造厚積進乎精密正大之域至其淸風大節聳動震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而本之則實根於道學之正然則人不可以不知道而欲知道捨學問何以哉世徒以節義論先生者可謂淺之爲知也銘曰

達道有五君臣父子此其大經欲盡其理盍究聖經有知有行學問之道亶在於是捨是曷程於惟先生天賦之異質粹氣淸志豪力雄勇邁終古廣大高明旣極羣言反以約之允矣集成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各得其貞其所及人沛然旁達式圍式型世道人文
天秩民彝炳如日星循古訖今計功論德孰與先生
聖朝褒崇多士尊慕岱宗魁衡願堂之陽銘此豐碑
維千萬齡

墓表　　　　　　　後學金壽恒撰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自號河西金氏出蔚州鶴城府
院君德摯其始祖也曾祖直長義剛祖訓導九考參
奉齡妣玉川趙氏先生以正德庚午生生有異質甫
齔文行已若成人奇服齋遵見而曰子眞　世子之
臣時　仁廟誕降纔數歲有生知之德故云金慕齋

安國亦奇愛之目以小友先生遂就受小學嘉靖辛卯中司馬游太學與退溪李先生相琢劘庚子擢大科始隷承文院俄賜暇湖堂拜弘文館正字轉至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在東宮久聞先生名所以眷遇甚至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竹賜之又賜朱子全書他賚屬莫敢望焉先生亦感激思效陞副修撰上劄白己卯諸賢之冤乞養爲玉果縣監盖 中廟之末禍機已兆先生意實在色擧也乙巳 詔使來吊國哀以製述官赴召朝議欲留禆新化先生以親爲辭及還聞 仁廟晏駕益驚號隱痛即棄官歸遂

不復仕居常深臥一室至遇　孝陵諱日輒入山谷
中慟哭竟夕而返　明廟屢下除旨又以校理特召
終不起以庚申正月考終于長城麥洞里遺命勿用
玉果以後官爵越三月葬于顧堂山先兆學者建祠
以俎豆之　顯宗朝賜額筆巖書院又贈官吏曹判
書大提學謚文靖先生天稟絕人志學甚早及居閒
旣久尤一意覃研蓋其稟也高故知之明其學也精
故擇之審其於道德性命之奧能獨見大體有一時
諸儒所不及以故最爲退溪所推服後來如金文元
長生訂禮書亦多從先生說卽其所造可知已然先

生平生不敢自信一言一動無不質之經訓而折衷於洛閩焉是以其所論著粹然無雜其體之心反之身而行之家邦者一於光明正大迨其晩節德日新而業日廣則表裏洞然徹視無間若究其樞要則實本於敬直義方之大法也然先生謙虛沈晦不求異於人人亦無能名焉跡其超然物表則以爲湖海之豪酣觴賦詩則以爲栗里之風思君念國極悲哀憤懣則以爲楚澤牢騷之流若乃誠積力久守死善道以立乎其大者而無媿古聖人所稱則鮮有窺其際者矣嗚呼是豈易言哉夫天之生聖賢也不偶 仁

廟以堯舜之聖曆五百之期先生之生適會斯時庶幾哉明良同德以措世郅隆而不幸事乃反覆使斯民不得見在宥之盛茲固遺恨千古者而天之意亦難諶矣然先生以一身而任彝倫之重精忠大節可以貫金石而質鬼神雖其沒之久而聞其風者盭夫爲之垂涕其扶綱常樹道義以棟幹乎宇宙者奚特海東一人哉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天之所以生先生意其在斯歟嗚呼盛哉先生配驪興尹氏有二男四女男從龍次從虎察訪女適府使趙希文縣監梁子澂察訪柳景濂李天從龍子仲聰參奉無嗣從虎

子南重有四男亨福亨祿亨祐亨祉從虎南重俱有賢行內外孫今至數十餘人嗚呼惟魄歸土惟精爽在天陵谷或遷日星常鮮斯其爲河西先生之阡

墓誌銘 幷序 ○ 增

後學金鍾厚撰

有明嘉靖三十有九年庚申正月十六日庚午朝鮮故玉果縣監金麟厚厚之卒是爲河西先生蓋我
仁宗大王卽阼甫八月奄忽　陟遐先生在縣奉
諱隕絕乃蘇尋移疾歸杜門田廬累除官不起十有六年而終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銜後一百有三年
國家贈先生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謚文靖道德

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有神道碑於墓宋文正公時烈記之有曰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兼有而不偏者河西先生殆庶幾焉至是先生之六代孫直賢等謀爲壙誌徵文於鍾厚鍾厚謹取碑文參以先輩記述而爲之言曰先生之先蔚州人系出新羅王子鶴城府院君德謇至　本朝徙家長城考諱齡　義陵參奉妣玉川趙氏先生生有異質目光映人八歲爲按使試藝號爲神童嘉靖辛卯我　中宗二十六年中成均試時年二十二庚子闡文科隷承文院賜暇湖堂拜弘文館正字轉著作博士兼　世子侍講

院說書 仁廟時在東宮有聖德得先生大悅往往
親至先生直廬與之討論手爲墨竹賜之陞副修撰
會東宮失火先生上箚于朝極陳修省振作之道且
言己卯諸臣死非其罪 上頗示悔悟而至 仁廟
初服亟雪己卯之冤則先生蓋有力焉於是外戚居
中用事事有可憂者先生乞邑而養親出玉果乙巳
有 詔使至召爲製述官時 仁廟新卽位中外想
望太平衆欲留先生輔贊化理而先生遽還縣未幾
仁廟上賓而先生去官士禍遂大作自是連除成均
館典籍工曹佐郎皆不就己酉丁參奉公憂辛亥又

丁內艱先生喪之哀與禮盡正俗制喪服袵絰之謬
遵參奉公遺訓起正寢以奉祭祀癸丑除弘文館校
理諭召甚至亦不就甲寅除成均館直講賜食物幷
辭不拜每歲夏秋之交輒痛飲酒不省外事至七月
初吉卽　仁廟諱日也携酒入家南山中一觴而一
痛竟夕乃返嘗作古體詩有柏舟在中河之句及爲
吊申生辭寄意激烈讀者悲之先生爲人氷清而玉
温氣宇高遠逈出塵表其爲學之規讀書之方一循
程朱子成法而深造厚積正大光明於道早見大意
病徐花潭之學流於頓悟辨李一齋之混一道器至

退溪李文純公則先生嘗同遊太學相得歡甚而及
退溪有四端七情分理氣之論奇高峯以質先生而
辨晰之云先生有時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暇日
携冠童逍遙竹林蓮池之間顧語曰學者時時體認
浴沂庭草意象方有進爾少善詩賦遒雅無雕飾筆
法端勁旁及天文地理醫藥筮數之類無所不通有
文集若干篇行于世而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佚
而不傳惜哉先生娶驪興尹氏縣監任衡女舉二男
三女男從龍從虎察訪女婿府使趙希文縣監梁子
徵察訪柳景濂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男南重

南重之子亨福亨祿亨祐亨祉曾玄以下至于今持
守文獻不替朝廷屢錄用之云銘曰
孔孟之學夷齊之風合爲一人文在其中我竊聞之
于華陽翁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目錄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

敍述

先生方面淸揚風神秀朗簡重寡默德器夙成崔新齋亟稱其秋水氷壺

金慕齋一見號爲小友朴訥齋謂人曰自古奇童無令終者唯此人當令終也人皆謂其有知人之鑑

先生與李一齋恒李退溪滉奇高峯大升諸先生極論太極往復辨析以理爲主學者皆宗之大抵世之學者皆知功名利祿之爲貴汩汩忘返而先生挺然自立一以道義爲倡好德之士往往從而和之稍知

向方先生之功至此爲甚大門人盧適錄

先生所交游皆一世知名之士方以道義相尚乙巳丙午之間 仁廟東宮舊僚竄逐誅殺殆無虛日先生時雖在外而人甚危之害終不及此彌遠低胄不能下手處

先生自幼立志甚高不爲世俗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而自勵焉其敎人亦未嘗不以聖賢爲期嘗有詩示門人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潛心勿向他岐惑慰此摧頹一病身其不敢安於小成而必欲求至於其極者如此門人奇孝諫錄

先生處家有孚威如內外僮僕各服其事小有怠慢不敢寬貸閨門之內嚴如朝廷聞人有喪葬患難賻問賙恤未嘗後於人

先生與人言都是一團和氣及其醉後題詩便豪氣發越每見遠近朋親請受折簡則不計交分淺深隨情寫給見之者或多不悅之色亦有所不憚此亦可謂有仁者氣像也門人卞成溫錄

先生幼少時參奉公作教訓皆格言至論積成卷軸先生爲學蓋有所自也

先生年九歲文名大振服齋奇先生遵下南鄉致而

見之撫愛稱之曰眞是奇童也汝當爲 東宮之臣
也贈筆一枝先生以木爲匣書其面曰服齋先生所
贈也因以爲篋笥之珍歷兵火過三世猶存焉
先生年未成童嘗見孔子不學詩無以立之說卽就
詩經讀之精熟至如國風讀大文大註十遍並小註
一遍至於千遍則小註亦至百遍矣
先生中進士後爲父兄所勸往來京洛出入泮宮人
或謂放於詩酒偏於淸虛而不知天資淸澹心神和
泰有油然自得之趣也蓋其著理之功造道之地日
就高明學益精密惟與退溪李先生一見契合相與

從游及先生以副修撰乞暇歸覲時退溪贈詩云我
昔與子游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後又贈詩卞成温
曰河西當日頗清虛晩歲功深學遂初若知退溪之
言不妄則可知先生之學殆已到至處也
先生初學於新平宋先生純又出入于新齋崔先生
山斗慕齋金先生安國二先生之門至於慕齋特致
敬禮慕齋亦眷眷稱許至謂之三代上人物慕齋典
文衡時先生登科卽直拜弘文館正字皆其薦焉
仁廟嘗內賜朱子大全先生研朱點節讀之不輟七
月一日乃 仁廟升遐之日也先生每於是日持酒

入山中飲一觴而一哭終日痛哭而返

先生在玉果時漂到華人仰見先生風儀題詩曰蒲韈掛壁春長在夜犬無聲月掩扉其爲上國之士所歆慕如此

先生嘗讀太極圖說西銘等書玩索精熟至於千遍嘗曰濂溪圖說道理精明文簡意足張子之銘規模廣闊不泛不漏若天資大段高明則先從太極上用功不然則且理會西銘以及乎太極太極德性之本領西銘問學之綱紀要之終不可偏廢先生訓誨後學必使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一從朱文公成法循循

以進不令躐等故一時從事詞章者不往焉其篤信先生之教專意性理之學厭俗學古終始不變者若干人

先生膠連竹筒有如圓天之形用白粉畫於其上如日月星辰執北極環以周回有如左旋之象

奇高峯以病退于鄉則每詣先生討論義理精粗巨細出入經傳無所不至高峯與退溪爲四端七情理氣之辨每就先生論難精究而往復焉先生唯恐名聲之出外終無一言及於其間故人不知先生亦嘗辨論之間也

一齋嘗以太極陰陽爲一物高峯非之一齋遂作長書極論太極陰陽一物之意送於先生使之傳致於高峯先生見其書與一齋小柬略論道器高峯得先生此柬並與其所與一齋論辨往復書取正於退溪退溪答曰湛翁雖只有寂寥數語亦已見其大旨云先生立齋先隴側扁之曰湛仍自爲號後改以河西

高峯嘗就謁先生鄭隲亦從之及還高峯問曰河西如何鄭答曰似非塵世上人物也氣像有三代之風矣高峯稱善觀云厥後鄭謂余曰河西面貌世間未見其相似者嘗見君臣圖象李太白面釆唯恰似也

言之亹亹不已

鄭松江澈少時嘗就謁先生見先生眼如曙星精采射人風神灑灑不覺膝之自屈歸語家人而歎曰如吾師高峯眞是超出等夷然若比於河西則如炭翁云爾

萬曆辛亥尹月汀送人欲見余一造焉敘懷從容仍語及河西先生起而言曰叔獻生時每稱河西出處之正海東無與倫比云

先生天稟純粹氣質高明胷次灑落微辭奧理不學而能自悟階級不差規模甚正溯得洙泗濂洛之脉

遭時不幸退遁山林一退之後若得其所油然自樂稱以病廢杜門每於春秋花月良辰美景輒携五六童冠徜徉於疎林之下嘯詠歌詩尚談古昔有知命樂天之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趣及其歸也一室泠寂默然靜坐瞑目潛涵象理之奧蘊了了乎胷中至被發問則開顏討論春風和氣自見於談笑之間高峯微言之繹栗谷大節之正信知言矣門人吳希吉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三千子游於聖

門非不多且賢也顔子獨以是見稱先生生於絶世之下其沈潛純粹之資學問精微之蘊蓋與古人無不脗合焉其在聖門則曾子之所稱豈獨於顔氏爲然哉嗚呼盛矣

先生餘功在於詩文今編集見其遺稿雖脫口肆筆之餘亦無非道德忠孝之發有德者必有言吾於先生信之矣 門人申覺錄

先生嘗寓居玉川之鮎巖村子澂請受大學或問及太極圖解二冊第一二張皆脫落先生就補之至於輯註與夫圖解中大圈小圈陰陽交系之畫如展本

而摸寫之無毫髮差誤便見先生用功精到處門人梁子澂錄

吾道不幸先生奄棄斯世凡在後學孰不傷痛況如升者猥蒙先生之俯就辱知辱愛情分已深方將仰之如山斗庶袪蔽惑何意遽至此極耶方寸摧裂難以自喩昨者又縻私故不得留拜執事之後以伸微悃尤覺罪恨且誤承禮制之問不能詳對此是平生講學不明之所致慙汗亦極奇高峯與先生護喪所書

此有河西先生金公家長城與樊廬只隔五牛鳴大升之罷歸正欲依此先生以講舊學而此先生忽於

正月十六日遘疾觀化斯道之不幸孰大於是而大升之不幸抑又甚焉每當思索有疑無處告訴輒思此先生不可得見矣悶默含痛不能自抑想先生久與相知聞其訃音必傷慟也高峯集

金河西芹宮玉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域中而放懷物表中年頗爲詩酒所壞爲可惜而聞其晩年留意此學近方得見其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閒中所得如此甚可喜尚而遽爲古人聞來悲痛又非尋常之比也李文純退溪集

覺得黃霧二十年間唯金厚之出處甚高大臣啓於

宸聽宜褒奬以樹風聲 李文成栗谷集

嘉靖庚申二月六日 傳于李重慶曰金麟厚處致賻事 傳敎麟厚蚤有詩名詩文甚高登庚子科後以弘文館修撰便養授玉果縣監乙巳冬以病棄官退居長城縣朝廷前後除拜皆不就其爲學主程朱之敎研窮性理之原心存禮法痛自刻責然務爲韜晦平居不自表異人視之若無繩撿者吟詩飮酒而已其第專主祭祀正寢左右夾室爲男女齋所一依朱子遺制旣成有少不如意者則屢改性寡言然後進有請敎者諄諄以義理爲說庚申正月卒年五十

一 李楨龜巖集

金河西麟厚五歲能綴文筆法亦奇人稱神童中嘉靖庚子第以修撰除玉果縣監 中仁二聖繼陟謝病歸田里不復出 明廟一嘗以校理召之不就

柳希春竄北就別曰君遠謫妻子無所依君之弱子吾當取以爲婿君無念焉柳子景濂不才且年歲與其女不稱而竟取爲婿 李廷馣東閣雜記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鄭松江嘗出入金河西之門慕其爲人稱道大節出處之正後世不可及云 金文元沙溪語錄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爲稱首盖以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竢終日而得爲元祐完人也學問文章旣逈出當世而翰墨餘技又得顔柳遺法足見稟於天者全恨不並生一時接風槩而聆緒論九原可作徽公吾誰與歸 申文貞 象村集

乙巳之亂知幾而作者金河西一人卓乎不可及已 象村 山中獨言

河西淸水芙蓉光風霽月也出處之正無與公比者栗谷豈欺我哉 安邦俊 牛山雜錄

金河西淸風異骨夐出流俗少時受知 仁廟恩遇

異常自乙巳以後絕意人事有同槁木死灰每値七月 諱辰輒前期携酒入山號哭無節先子平日嘗所盤薖有詩云年年七月月痛哭萬山中蓋實蹟也

鄭弘溟畸庵漫述

河西人品甚高問學文章皆超然自得早年退休屢徵不起鄉里薰其德而善良者甚多梁松川應鼎氣蓋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謦欬不敢出一言嘆嗟彌日日厚之今之顏子也

仁宗元年乙巳五月以金麟厚爲修撰麟厚幼稱神童長博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度數尤精於性

理及入春坊　上與語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上素多藝不欲表見於人而獨於麟厚賜墨竹畫以示意至是以　詔使製述官竣事還仍請歸覲時議咸欲留之以輔新化而麟厚竟以親病辭歸國朝寶鑑○以下二十七條增

先生嘗以紫硯一面授子瀓子瀓珍藏爲家傳之寶世稱服齋授筆於先生者同一美蹟焉

新齋崔舍人山斗編管同福十五年先生自長城就學往來必休憩瀟灑園與家君爲道義交且愛水石之適輒至則或逾月忘歸討論經籍優游倘徉之餘

輒吟美其幽趣一觴一詠愈醉愈多其四十八詠屢其他諸律以粉墨手題于壇壁上至今猶存 門人梁子徵錄

先生自幼少時老莊異學初不留目蓋先生氣質之高本如是也胷中灑然自無一點塵俗冰玉如也鳳儀如也似非人間人物慕齋亟稱曰眞三代人物也放懷物表天資使然而先生於吾學纔著力輒透徹而論學之精密乃其素事但不能諄諄師表自處有懷則詠於詩有感則寓於酒如有來求者自見先生氣像德儀穆然如在春風中令人不覺鄙吝之自消也 門人吳希吉錄

少日往候先生于百花亭上(百花亭先生外軒名)仰見淸風逸韻輝暎傍人扶醉散步望若神仙心竊慕之一生願學而若其不離繩墨之中則未之學也(門人鄭澈錄)

金河西晩年所見甚精論說義理平易明白先生甚稱之(退溪言行錄)

公少受業於金河西之門公旣受其提誨觀感者深平生尊慕以爲其出處大節雖退陶莫及云公嘗與河西聯句河西曰秋霄低薄暮別意醉中生公曰前路崎嶇甚相留多少情(鄭文淸松江集)

河西先生金麟厚湖南人也年十八九來京師時七

夕試士泮宮容齋李荇爲大提學賦以七夕爲題河西入二上格爲魁容齋奇之以爲人與辭俱玉但退鄉弱冠人文章早諧如許頗疑其假手他人俾居之泮宮出七題以試之其中盜賦盈虛賦是也至今爲東人傳誦及登朝歷敭惡姦人擺權棄官而歸柳夢寅於于雜錄

成守琛成運皆隱而不出李滉退居禮安徐敬德遯于花潭金麟厚曹植李恒之幽棲遠遁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趙文烈重峯集

鄭林塘惟吉賜暇讀書于東湖與李退溪滉金河西

麟厚同薦一時推爲冠冕金文正淸陰集
金河西麟厚字厚之嘗以玉堂兼春坊特被　中仁
二聖恩遇　仁廟在東宮時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
竹賜之　中廟末年乞養爲玉果縣監聞　仁廟暴
薨卽棄官歸長城遂稱蹇濕不出戶庭　明廟以弘
文校理徵之應召登途於行路載數石酒路傍村店
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十許日所行纔數日程及酒
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常以六月晦前至七月之
終痛飮沉醉一切不省人事遇　孝陵諱日輒入山
谷中慟哭竟夕而返盖有至痛於　仁廟上賓之日

而爲難言也庚申正月卒年五十一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朴東亮寄齋雜記

同春宋先生病中命其孫炳遠書高山仰止四字揭之壁上曰尢翁可以當此又書一條淸氷四字揭之壁上曰此先輩欽尙河西栗谷語而今世未見如此人宋文正同春集

河西先生之學問道德節義文章卓乎不可及也

宋企村純嘗與吳二相謙語及辛卯司馬榜歷數成大谷運徐花潭敬德金河西麟厚白休菴仁傑吳相大驚曰一榜中何多賢者耶

文定之世金河西麟厚安鈍菴舳林石川億齡優游外服時人謂之湖南三高安邦俊牛山集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諭之曰人臣有似奸而實忠者有似忠而實奸者當察其秉心之如何耳 文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參議藥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聲扣胷以請之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之觀其事則似出於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時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訒請光海移御他所其跡與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惟以不見不是

處爲心而麟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 聖躬至
以議樂移御爲請光海有猜疑之心無誠孝之行而
造訒乃請移御激動君心以爲固寵媒爵之計此所
以跡同而心異者也 鄭載崙聞見錄
河西没後嘗有反築之誠而世嘗諱言河西之節義
久益悲憤徒歩往來於錦江之齋共折書邀邊公以
中倡立祠宇屬梁子澂狀焉河西先生得專不朽之
美者皆卞壺巖之力也 卞成温事實記
孝陵禮陟之日金河西麟厚竟夕慟然無所依薄嘗
有詩曰君年將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

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惛
衰髮鬅鬙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南山
薇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 海東名臣錄

先生監玉果也有以二田界上一柹木相爭而訟者
先生令甲邊枝結子則甲主之乙邊枝結子則乙主
之二人如其令中枝結子者任其無主先生旣遞歸
二人思之雖其各一邊枝亦不主名之曰河西柹 玉果記聞

先生以玉果縣監爲陞補試官赴南原府得趙月溪
希文試製奇之見其人尤奇之妻以女 南原記聞

一齋問學之功勝似南冥見理未周而自信太過如河西高峯皆視同後學而指教之金文簡農巖集

金河西贊詠朱子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眞之一字下得最好又曰確哉言乎其不可以改評矣金文康三淵集

明廟乙巳奸凶得志斬伐士類蓋非士大夫立朝之時也其時諸賢所處不同河西卓立無以尚之後之人臣如遇乙巳之時其見幾早者當以河西爲師韓元震南塘集

金河西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觀

此一句可知爲有道者言矣李文正陶菴語錄

氷壺秋月玉色金聲士林稱以河西先生朴光一遜齋集

常尊慕河西曰先生外似疎曠內實有學問之力觀其說禮處不可但以節義論之吾竊慕焉金信謙檜巢語錄

河西其天分學識及出處大節比之已祀諸賢無不及或反有過之者故前輩多有可祀之論不但陶菴屏溪曾聞九翁遂老語錄中亦有之云矣金亮行止菴書

祭文 奇大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三月初七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以酒果奠于近故河西先生之靈曰嗚呼

先生至於此耶微言將誰使之繹後學將誰使之覺耶甚矣吾道之衰也世豈復有斯人也哉余之以病而歸也庶幾依先生以袪蔽惑孰謂其遽至於此耶何天之不可恃也至於如此耶嗚呼先生今將返于眞宅矣從游之樂慕用之懷已矣已矣奈何奈何敬奠一觴永訣終天嗚呼痛哉

又　盧禛

嗚呼厚之今我來思今我來思公則何之我言莫應我酌不酬官如閴如今古悠悠公之生世實稟間氣之材之美靡所不備公自若無其外如愚早脫羈馽

任眞自娛唯所希者賢聖之徒耿耿此心不忘須臾一疾不起奈何天乎嗟嗟來世其有知公也夫幸余凡劣托以忘年景仰高風自視茫然顧有義分終始敢昧今迫再朞乃始躬酹宿草之淚吾寧不灑

又　鄭澈

嗚呼先生淸水芙蓉之德之純吾無間然出爲瑞世之麟入爲輝山之玉謂先生出處之宜者是餘事耳古則不知海東千載唯吾先生

筆巖書院春秋釋菜祝文　門人徐台壽

忠孝之純道德之全智淵義精炳幾勇退養疾丘園

晩益高明遺風餘韻聳動後學歲薦香火冀歆微誠

書院移建奉安祝文　宋時烈

高風峻節撑柱乾坤偉詞健筆輔翼典墳倫綱以賴百世奇芬俎豆之地咸病湫傾今玆改作涓吉妥靈願垂休佑永享粢牲

移建後春秋享祀祝文增　宋時烈

忠孝之全道德之純行藏遲速終不緇磷倫綱永賴風流如昨後學尊尚敢薦牢酌

送金厚之修撰乞暇歸覲仍請外補養親　恩許之行　李滉

君不見鯤魚化作垂天翼九萬搏風竟奚適下有區區斥鷃輩搶榆控地皆眞樂又不見魏瓠種成實五石不願爲瓢憂濩落何況作樽浮江湖却笑莊生未甚達我昔與子遊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君知處世如虛舟我信散材同樗櫟富貴於我等浮雲偶然得之非吾求風雲感激偶一時玉堂金馬接跡追時流恩榮合沓謬所當歲月紛綸閱江浪道山同讀未見書我齒已衰君方壯抽玄闢發奧藏經世謀猷兮責國文章皆賜宮醞麾飛鞚珍分御廚廩繼倉昔人已云不敢當矧余焉能不愧顔秋風蕭蕭吹漢水我夢

夜夜白石青雲間青雲白石我尚阻海山千里君先去君言欲作反哺烏乞得專城有蟹無監處人生至樂君有之具慶堂前舞綵衣此外萬事何足道儻來軒冕如塵微不羨圖凌雲不須擁旋麾子眞巖耕名已振原憲蓬居道非窘須知王式本不來莫怪邴曼終難進送君歸搔我首爲君歌薄薄酒相思莫惜寄玉音我詩聊贈千金帚

次金厚之韻却寄

東觀雲蹤散幾年相思千里每依然只今世事勞人甚羨子行遲更覺仙 厚之患脚痺因以爲戲

次河西韻贈金季義 從虎　　李珥

秋氣攪幽思無愁還有愁況值送佳客摻袪臨道周典刑懷往哲形勝憶南州更切云亾歎丈夫雙淚流

次河西韻贈其子　　鄭惟吉

河西看有子洛下慰離愁雲樹人千里幽明歲六周韻追陶靖節賢比薛居州絃斷今誰續山高水自流

有人問河西詩酒　　趙希文

吟詩因寄興愛酒爲忘愁黃綺元安漢夷齊豈怨周高名懸北斗往事感西州賴有斯文在泒承洙泗流

又

死生知有命用舍豈曾愁後樂先憂范吟風咏月周

功程仰徽國詩法致夔州造詣無人識徒驚三峽流

書行狀後　　　　　　　　　　　梁子澂

河西生應世維岳降英靈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

因心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實錄吾何敢抽毫只費精

又

顏賦沈潛質曾加篤實行春風吹坐暖霽月照心明

安樂窩醒醉寒泉舍送迎悠悠千載上契合一存誠

又

謾賦歸來任病身經綸事業肯求伸鳴詩豈是攻詩

客寓酒非眞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色從知憂道不
憂貧樂夫天命聊乘化萬古空留五柳春

讀河西集　　高敬命

高矣河西子如天不可階斯人今寂寞此道已沈埋
寶稿披蘭雪虛襟盥沐齋文章方日下三復有餘懷

懷河西　　鄭澈

東方無出處獨有湛齋翁年年七月日痛哭萬山中

正月十六日作（自註今日乃河西栗谷諱日）

湛老栗翁同日逝從前食素老難能出處各應殊齋
潦襟懷均是一條冰

挽河西　李恒

直入升堂士所稀研窮殫思盡精微寥寥千載尋墜緒雖是云亾道自輝

哭金厚之　林億齡

有美生人傑無塵出壑氷寬心一杯酒讀易十年燈道喪嗟何托天高莾未憑凄凉湖海淚淸曉寄歸僧

聞河西亾　盧守愼

之子無消息申君有訃書平生寢門淚霑灑老萊袪碧海春風起荒林暮景餘一經窮白首不復問何如

哭河西二十韻

往昔河西遇來遊泮上偕一言心莫逆熟視道無乖
下惠滲藏介東方太枉諧銜杯樂賢聖握筆遠倡俳
氣得淸明了誠無貴賤皆講求臻突奧誘掖歷梯階
軒冕非初尚松楸旦晩懷家新潞公廟食富庚郞膎
時議終歸老殊恩再乞骸優閒付公等顚沛媿吾儕
受命存皇樹浮生共大槐人傳已沉錮書到又風霾
愛德須簀易遺形從鍤埋修文據泉路作記赴天街
輯彙諸生漢箕裘二孝柴暮雲連鷲嶺落月照珠崖
論憶潛夫雅才慙幼婦佳逌情哭宿草絕望撫新楷
徐酒虛頻漬齋謳強自排庚申歲三月天地一穌齋

有傳誦林公挽河西律者次韻悼之

白鳳歸霄漢青松臥雪冰聲名短石表歲月一風燈

大雅堪誰繼孤懷不可憑乾坤自灰刼何必問胡僧

挽河西　　盧禛

憂患承君計驚呼淚不禁何知去歲別永隔九原深

眞實平生學冲虛太古襟卽今俱已矣留與後人欽

次穌齋吊河西長律六韻　　尹根壽

憶昨文章伯同時海外生人間推老杜天上配長庚

黃閣經綸罷玄亭棟宇傾亂離遺翰在遲暮寸心驚

落月湘中曲愁雲漢北城高風不可作泉路倘逢迎

敬次穌齋弔河西韻　李義健

天欲斯文盛才須間世生曠懷容萬斛爽氣滌三庚
筆勢龍飛動詞源海倒傾行藏元早定榮辱不曾驚
元亮辭彭澤堯夫醉洛城河間今冷落有酒更誰迎

題河西書院　柳根

後死長悲失路蹊平生未及拜河西淸新俊逸詩無
敵博約操存學有梯天上徒勞望星斗人間奚啻隔
雲泥巋然祠宇瞻如在安得依歸勉與齊

服齋傳筆歌并序　申欽

金河西麟厚生九歲見服齋奇先生遵服齋目逆

而知其爲大器亟稱之遂以一管筆授之河西受
而不敢褻用藏之終其身河西歿其子孫猶傳寶
之至壬辰兵火之後河西之孫南重改題河西木
主始用此筆云盖距服齋傳筆之初已八十餘年
非唯物之存亾爲可感兩先生相傳授之際足以
使人激勵若其齎志沒地俱不得見容於時則又
不能不慨然而爲來今當世道者之鑑戒援筆爲
歌

服齋手裏筆言授河西公河西纔九歲丱角未成童
已知服齋賢誘掖感其衷拜受增惕若寶與天球同

肅恭不敢褻十襲巾笥中豈伊物之美爲挹先生風
河西旣云亡厥聲何渢渢陵谷幾變遷世事浮雲空
此筆獨宛然可敬還可恫家傳近百年護持彌見隆
三世若一日子姓能有終兵火猶莫壞意者神明通
嗚呼兩君子道義衆所宗生質固精粹素養亦已充
卓學表流俗溥博而高崇抱負將達施契合動昭融
致君堯舜心耿耿貫昊穹奈何時命舛蕭艾互蘙蒙
北塞作孤纍南荒爲野翁志士本少成視天直夢夢
唯有一不律迄樹斯文功存乎目擊間奚待相磨礱
知己諒難遇遐想起旨聾芳聞滿人耳曠軌傾海東

湫余仰冲襟直媿坐倥侗

鰲山雜咏咏河西先生　金尚憲

湛翁風節是吾師健筆淸詩㝡擅奇莫恨當時俱未識後來還有子雲知

與河西門人卞成温 以下十八首增　李滉

河西蓬館舊同遊倏去修文白玉樓今日逢君門下士話君終夕涕橫流

又

佳山佳水日徘徊仁智吾猶未竭材敢叩師門有何訣請將餘論賁江臺

又

風雪尋師十載前云何一瓣歎靡傳勸君莫被因循
誤努力須撑上水船

謁河西書院次松江韻　趙憲

百年安宅欠經營最愛河西保性情今到祠前容一
拜春風如舊繞溪亭

憶河西金先生

惜余生在海鄉村先子餘音蚤未聞欲見儀形問詩
禮迢迢嶺路阻寒雲

又

金鰲山麓臨皐上先哲遺風久愈芳安得與君同拜
謁歲寒心事厲風霜

服齋傳筆吟　崔　岦

河西金先生童而甚文用得服齋先生贈筆
一枝匣而藏之傳之子若孫至今如新夫其
服義於受知之日慕賢於大禍之後事可稱
述亦足以想見先生之萬一云

公未三十立童方九歲神貽榮管亦美禍駭國無仁
穎脫忍充用櫝藏存愛人遂令日計壽飜享世傳珍
轢毀非脩短扶持豈故新如將微況大愴惜叟堪陳

題筆巖書院　　　　　權　韠

烏川之後得先生東國千年道復明灑落如光風霽月精純有玉色金聲眞人已駕靑牛去古洞空傳白鹿名末學永嘉權韠者作詩聊記景賢情

墨竹次淸陰韻　　　　　金昌翕

韜光未欲作人師難掩千秋出處奇一幅霜筠宸翰在此翁心事此君知

庚申歲偶觀金河西鄭寒岡行狀有感各賦一絶　　　　　李喜朝

湛齋出處冠諸賢宇宙高名日月懸一條淸氷那復

得不堪揮涕掩塵編

又

寒岡學術最精醇退老門推第一倫木稼山崩千古痛人間今日又庚申自註兩先生皆歿於庚申

次河西先生韻　朴光一

天高地大間有人幾箇男兒保性眞俯仰要須無所愧肯容虛作百年身

次筆巖書院松江板上韻　金鎭玉

學問與出處吾祖說河翁今來香一瓣耿耿宿心中

慕河西先生　尹鳳九

先生百世爲宗師出處惟常不是奇非若一時慷慨做皆從道義學而知

河西辭　南有容

三冬一布褐巖穴受風雪雲間一寸暉不曾睎我褐忽聞西山白日頹自然淚落心中哀

筆巖書院上梁文　金友伋

伏以興廢有數何傷舊廟之災享祀無愆復覩新宮之妥人謀允協吾道重明竊念祠宇之肇修實出尊奉之美意粤自中華而有典咸至外國而同然振古如斯在今可忽惟我河西先生七言能賦五歲生知

吟天象淵蒼之形劈蔥察生化之理仁經義緯薀和
順而積中玉色金聲致英華之發外實是三代王佐
之器豈特一時人望之宗若幷立於孔門顔曾孰愈
如共出於濂洛朱程可儔逮夫 仁陵而 明昇奈
何弓攀而劒泣義著於論勳之日忠潑於辭職之辰
早擅廊廟之材晩作江湖之主銀鉤玉索之筆無非
正心之功繡句錦篇之詩皆是養性之說偉哉之才
之德足以爲表爲師茲致舊俗之存祠果見尊賢之
有所議論則梧陰首建謁見則松江踵來誰知赤鷄
之兵塵奄見白鹿之灰燼烟寒泮水久廢秋禮冬詩

草沒杏壇何處緇帷絳帳行路指而歎惜樵牧爲之悲哀幸於鳳鳴之山願新公廟者聽修廢擧墜幸見化蜀之文翁好義輕財又得巡南之召伯故事完功訖於不日而繹菜奠帛之有年不料終古未有之灾乃在今春多亂之際未救宋樹之拔但看魯廟之灰顧惟今日之重營莫如故基之還復捨新從舊不但作役之優去危就安實多應變之智爰告列邑之外詳議一洞之中聞聲助功豈無向道之士釋經敦事固多同志之人板築陶瓦之匠咸得其宜王爾公輸之工無不畢至依俙東魯之父老彷彿武夷之山川

弟從兄言晝錦林密子趨父事輦輿雲屯馨香之禮自此可見講磨之說由是得聞無子貢安倣之歎有顏氏依歸之懽爰騰燕賀之辭載贊虹梁之舉

抛梁東朝日初昇瑞靄紅輪到半天無不燭怳如夫子五情通

抛梁西白帝司方道德齊無語自然成熟物怳如夫子教提撕

抛梁南湧出奇峯映翠嵐凝然不動如豪態彷彿先生氣像嚴

抛梁北神護飛梁齊斗極衆星旋繞歸向之狀同門

生侍案牘

抛梁上岐山高起幾千丈千年丹鳳更歸昌五色昭回朝日晃

抛梁下渾渾龍江走前野可見神龍負河圖羲瑞重明千載下

伏願上梁之後休祥疊至文敎大行手方策頭圓冠多士有造於六藝左衿籩右木豆禋祀不廢於千秋

廓然樓上梁文 筆巖書院門樓名 尤菴書扁○增 宋明欽

作棟梁於宇宙士林尊百世之師挹光霽於胸懷樓扁聳四方之觀遺燼旣除華搆重新恭惟河西先生

實爲海東間氣文章節義道德之咸備允矣集成陰
陽卜醫書數之旁通純如反約識悟則稚年劈業氣
像則暮春浴沂盖聰明性質之特高而淵源講習之
甚的始兆利見際虞舜潛龍之時晚逃沉冥得箕師
明夷之象望蒼梧而慟哭天不欲治我邦乎抱璺竹
而悲歌世莫能識其意者遺篇長留於天地大節高
出乎日星通義命合天人自是大賢地位扶綱常律
貪懦有若淸聖風聲山頹二百年婺鄉之俎豆最盛
樓揭三大字鹿院之林澗增輝　列聖晝褒崇之榮
後賢表出處之正光明其道原河南艮卦之徽辭灑

落存心撫延平遯翁之至論斯其爲名樓之義也盖
取諸遇事之廓然絃誦家與菁莪方化於遺澤高明
鬼瞰棟宇忽燬於欝攸宮牆失其濬高誰復得門而
入堂基幾於荒棄咸切肯構之思何幸多士歸依之
不衰抑亦斯文顯晦之有數章甫釋經而敦事巧匠
按圖而奏功上樓下門規制仍舊繞山臨水眺聽維
新并漢巷陋顔亭之風流不改池香庭翠濂門之吟
弄無邊讀其書不知人豈云善學識往行以畜德是
爲尚賢苟不替當日教條則何異春風座席聊拈短
筆用升修梁

拋梁東和風瑞日曉冲融西銘圖旨此中認生意悠然物我同

拋梁西恭瞻杖屨舊寒棲秋陽江漢誰能尚且許吾人分寸躋

拋梁南楣間椽筆是尤菴洞然刼火燒猶在留與先生峻節參

拋梁北星斗昭回拱紫極天經地義有如此秦伯文身稱至德

拋梁上高處方知天宇廣峻極洋洋流動訬當時講義善名狀

抛梁下誰把瑶琴溪月夜絶響休彈有所思秪今無復知音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風日廣盛德彌彰闢藏修息游之場交勉乎同樂羣辨由灑掃應對之節漸進乎治國齊家教以禮樂詩書洋溢函丈之緒訓修其孝悌忠信儀刑盡分之遺規庶補 聖朝益光湖學

俞肅基

御畫墨竹跋 增補

嗚呼此我 仁宗大王在東宮時亦嘗揮染以賜先正臣金麟厚者而今此有刻本傳於世盖聞先正之後孫胄賢嘗爲本 陵郎以此藏之齋舍云而歲久

頗殘缺及臣待罪於玆改其粧而新之時出而展玩有見　聖祖之天縱多能雖尋常墨戲之末亦皆入微造極其爲貴重不啻若烏號之弓曲阜之屨則奉而置之　園陵之傍豈不得其所哉若其贊揚稱頌之事則先正之詩盡之矣抑臣竊伏念竹之爲物貞固正直其榦枝節葉之歲寒不變可以配松柏而並茂則比之於人節士也忠臣也　聖祖之以此畫賜先正其必有會於心者而先正大節精忠終能扶植綱常無愧此君則其亦不負當日鄭重之聖意也嗚呼欽矣丙辰八月朔朝朝奉大夫　孝陵參奉臣俞

肅基稽首謹跋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

集西河
七